

## 常青路永远常青

张林

青南路口，映入眼帘的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的皖西路。站在路口向右几百米是皖西戏剧院，向左1000米是路口与周周县市往来的唯一交通枢纽——六安长途汽车站，这时的常青路纯纯是一条供人们便利出行的人行道。

时间的车轮来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商品经济热潮让常青路焕发了青春。在政策扶持下，常青路位于市中心并紧邻六安长途汽车站的地理优势一下爆发出来。天时地利人和使常青路成了小商品市场建设最优选。在常青路的南半段，路的两边仿佛一夜之间冒出成排成百个经营小商品摊位，卖衣服的、食品的、日杂用品的等等。我的一个战友从供销单位下来来到这里有了用武之地，专卖金寨特产茶叶、香菇、砧板等等。六安地区各地百姓都涌向常青路小商品市场，批发采购服装鞋帽、幸运牌方便面、油盐酱醋、扑克牌等等各种各样的文化生活用品。

常青路成了人的海洋、商品的海洋。市场里熙熙攘攘，摩肩接踵，人们大包小包、大盒小盒地扛着抱着拎着，川流不息，以往冷冷清清的常青路变成异常火热的商品市场。可以这么说，凡是来到六安的，基本上都要来常青路转一转，看一看，买点东西带回家。此时的常青路小商品市场成为六安百姓争相前往批发采购商品的必选地，为繁荣六安

经济，丰富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出了特殊贡献。

时间的车轮又驶入二十一世纪，六安市政府大手笔将常青路区域地块包括皖西宾馆、梅山路等部分，高起点规划设计，大刀阔斧开发建设。把与小南海路相交的三岔路口以南路段推平而建，拔地而起一座座宏大的建筑群，这就是“红街”复合型文化商业步行街，常青路迎来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变化。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2009年4月“红街”复合型文化商业步行街成为安徽省“861计划”重点文化产业项目，2011年4月“红街”复合型文化商业步行街盛大开业，2020年4月“红街”荣获2019年“安徽省省级特色商业示范区”称号，2021年3月“红街”荣获“六安市餐饮质量安全街区”称号，2021年9月“红街”红色教育基地被授予“安徽省青少年红色教育基地”，2021年10月“红街”被认定为“安徽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由此建立了“一脉相承六安红”的红街文化、红街经济。

“到六安，逛红街”“购吃游乐在红街，让你生活更美好”。六安红大舞台、文化广场、美食广场、特色小吃街、特色夜市成为六安市民休闲娱乐饮食购物和夜生活的打卡网红地。每当太阳西沉，夜色渐浓时，红街已是霓虹闪烁，歌舞升平，成了六安烟火气最浓郁的地方。

## 姥姥

徐媛

屋外下了一夜清冷的冬雨，气温陡降。勾连我想起很小的时候，姥姥把我那小脚丫焐在怀里的温暖。姥姥活了82岁，她的音容笑貌总是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从小生活在姥姥身边，那时候，我和弟弟在她的照顾下健康成长。我的父亲在县城里工作，每月回来次把，我们和母亲与姥姥姥爷生活。虽然是农村，却因为姥姥和姥爷非常能干，再加上父亲的工资和买东西的便利，我们的童年生活并不寒酸，虽然有些辛涩。

我们能比较幸福地生活在农村天地里，很大程度上感谢我的姥姥。她是个非常能干的家庭妇女。听我母亲说，姥姥在9岁的时候就给大人家当童养媳。因为在月子里就下河洗菜，落下关节炎的毛病。

姥姥是个生产能手，做事风火火，干脆利落，不仅在田里庄稼样样拿得起，而且菜园调得特别好，边边角角都能种上四季翻新的蔬菜瓜果。在我们村姥姥种的菜是很少自家能吃完的，总是给同村的各户人家送去好多，尤其是村里没有女人的家庭大多得到过姥姥的接济。而姥爷是种田的把式，那时还讲究工分，我家当然就得分多。而且，父亲能从县城里买到麸糠，我姥姥就每年喂两头大肥猪，到年底的时候一头卖，一头留自家吃，过年。那时候，来我家吃猪苗的大队干部、亲戚、社员多着呢！很是热闹和兴奋。记忆尤其深刻的还有，我们家的房前屋后种满果树，有葡萄、李子、杏子，有秋梨和春桃、甜枣，虽然没有现在的四季瓜果丰盛，但也足够我们小孩子打牙口的了。

我的记忆里，在农村姥姥家生活得很滋润，虽然很辛苦；后来母亲带着我们要到

## 舅舅

王健

每次看到板车，就会想起妻子的娘家舅舅郑纯隆。

舅舅的父亲是私塾先生，抗战时为掩护学生，被日本炸弹夺去性命。从此，十多岁的舅舅跟着舅舅，带着年幼的妹妹逃荒。他不仅尽到了长兄的责任，还帮着我岳母拉扯大八个儿女，把一生都拴在了这个家上，终身娶妻。

舅舅年轻时身材高大，腰板硬实，理着寸头，国字脸，双眼皮，一身正气。解放前靠卖苦力，解放后进入寿县正阳搬运社工作。

他每天一早就背着水壶，头戴草帽，颈上围着毛巾，拉着板车去单位接派单，给各单位送货。下班回来时，草帽窝里总藏着各种吃的，从不空手而归。他们看见舅舅回来了，就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飞到身边，拽着他的衣角，簇拥他进家门。舅舅就像魔术师，从帽窝里掏出花生、瓜子、糖果分给孩子们，看着他们欢呼雀跃，他很开心，坐在椅子上欣慰地吸着烟。

由于舅舅信誉好，肯吃苦，领导总是把重要的送货任务交给他。一天，领导吩咐他次日去50里外的迎河供销社送货，不能有误。舅舅回来后仔细检查车辆，一切准备就绪。

第二天一早，他就去装货，用绳索将布匹、糖果、肥皂等商品捆扎严实后启

程。途中有个长坡，别人都是前拉后推，需几人合力才行。舅舅有力气，更有技巧，他采用“之”字形上坡。他弯下腰，套紧肩上的绳索，双手握住车把，用力向下一压，整个身体像一张弓，蓄满力，迈开步，向左上方斜拉一截，又折返向右上方斜拉。汗珠砸在土路上，像是一个个圆形的奖章，一直排到坡顶。

不久，下起了雨，他赶紧用雨布把货裹严实，便加快脚步。因为他知道前面有条水沟，必须赶在涨水之前通过。他一路小跑，任凭雨水打湿衣服，迷闭了眼睛。终于顺利通过水沟，他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从正阳往迎河送货，舅舅经历了很多次。通常是天一亮走，天一黑就到家。可这次却不同，天已黑透，却不见他的踪影。岳母不放心，让大哥二哥打着雨伞，拿着手电去迎接，他俩一路小跑，终于在十几里外，看见舅舅踉跄而来。

“舅舅回来了！”大哥一声喊，全家都激动起来。岳母抹着泪忙将热了几次的饭菜端了上来，把酒杯斟满；孩子们也从被窝里爬出来。舅舅忙从怀里掏出布包，将里面的月饼、糖果等分给孩子们，并说出了晚归的原因。

由于下雨，公路湿滑，特别难走。车胎又扎破了，他硬是拉着没气的车，一步步挪到了迎河。供销社经理清点货物，完



洪登北一摄于金寨县沙河乡

县城生活(可能是考虑到孩子要有好点的学习环境吧)，姥姥也不得不跟着去县城。可是在县城里，没有土地给他们耕种啊，拿什么生活呢？姥姥是绝对不看不人眼色生活的。她与姥爷渐渐摸索着学起做小生意，在电影院门前卖花生瓜子之类的零食。

那时候，娱乐项目极少，东大街那部电影院就是一座县城文化的地标性建筑，看电影是民众最幸福、也是唯一的娱乐方式，每当新电影上映，观众肯定川流不息，就是老几样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经典”轮场放映，观众也不会少。在看电影的时候，几乎人人都要带两包花生瓜子什么的。姥姥的生意因为量足味好，备受欢迎，收入基本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有时还能给我们兄弟姊妹几个零花钱。

姥姥主要做瓜子花生炒货生意，尤其是炒咸西瓜子，最后一道工序是搓瓜子上的盐霜，全部靠手掌，那是很伤手的话。我记得姥爷的手形成道裂口子，常年裹着胶布，裂口在继续搓揉的过程中会有盐津进去，你可以想象那是多么地痛啊！可是为了生活，姥姥姥爷就这样坚持着，直到我们再一次搬家到六安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们移居六安

如今，如今的常青路保留了以往北部一小段，在新皖西宾馆大门处改造，将原皖西宾馆南大门入口路段修建为新的常青路，直插皖西大道。它把自己原有的南段送给了红街，现在红街店面牌匾均是“红街\*\*号”，但独有一家店的门牌号仍然是常青路88号，店名是“常青路老火锅”。

时逢盛世，正值荷月。我漫步在常青路上，聆听着常青路宁静的声音，轻嗅着常青路祥和的气息，望着眼前既熟悉又陌生的常青路，看到今天阜城日新月异的变化，感受到经济在发展，城市在更新，环境在优化，不由得心潮起伏，久久难以平静。

不远处八墩塘清幽的水面波光粼粼，连天的荷花竞相绽放，翠绿的荷叶摇曳生姿，多情的柳枝随风飘动，快乐的老人在公园散步游玩。在皖西烈士陵园东门，一块2米多高的石碑，上面镌刻着刚劲有力的红色大字“大别山烈士纪念馆”。缅怀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的永恒主题。走着走着，我欣喜地发现常青路两边店面的蓝色门牌上都是我理想且喜欢的“常青路”三个字，它是刻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情愫。

走到与皖西大道交口处，一个造型像旗帜、像火炬、像灯塔、像步枪的牌子耸立在常青路东边。它红色部分饰有五角星，灰白部分饰以云霞，上书“拥军一条街”红色行书大字，红光闪烁，耀夺目。强国必强军，强军必拥军，这是多么崇高的荣誉，赋予了常青路新的内涵和担当。北路口烈士纪念碑，南路口拥军光荣碑，让常青路永远厚重常青。

新时代的常青路是一如既往静好如初，红街是火热热烈生活脉动。一静一动皆风景，一静一动皆风情。常青路孕育了红街，红街永恒了常青路。

岁月悠悠，自退休至今已三十载，虽居陋室，我的脚步从未停歇，即便步履放缓，那颗向上的心跳，始终朝着生活的光亮奋进。

常听人说，养老需备“四老”，对照一番，我大抵算是合格。“老窝”虽不豪华，却足够遮风挡雨，是安稳的根基；“老伴”已是九旬高龄，我们相濡以沫，彼此搀扶着走过晨昏；“老底”是我工薪半生攒下的底气，每月几千元退休金，够我们应付日常；唯有“老本”（身体）稍显逊色，小病小痛是家常便饭，医院更是常去之地——77岁那年突发心梗，万幸抢救及时，才得以转危为安。

回望这三十年居家时光，恰好能分出三个清晰的阶段。

第一个十年，是我作为“低龄老人”的自在时光。那时总觉得身体硬朗，不似已入老年，干事仍有“心想事成”的劲头。退休前，我便早有准备下字帖、《辞海》，为闲下来的日子铺路。退休后，除了打理家务，其余时间都用来写回忆录、练毛笔字，还报名上了六安老年大学。在那里，我丝毫没有退休后的“失落感”，反倒像鱼儿游进了大海：不仅兼任《六安老年教育》杂志编辑，还学了书法、诗词、唱歌、交谊舞，结识了许多新老朋友，眼界开阔了，日子也过得充实又畅快。

第二个十年，我步入古稀之年，身体尚算硬朗，生活却陡生波折——老屋拆迁，我被迫在外租房，三年间搬了三次家。这折腾打乱了往日节奏，心里难免不安。为了调整状态，我和老伴索性把老年大学的交谊舞，搬到了公园的露天舞场。带着生涩的舞步，我们在那里认识了不少新朋友，也闯进了一片新天地。这一跳便是七年，那段日子，我每天清晨五点半准时起床，晚上九点半安然入睡，无梦到天明。白天依旧写文章、练书法，痴迷其中，不知不觉便把拆迁带来的慌乱，调成了安稳的日常。直到2006年回迁新居，才算结束了颠沛。

第三个十年，我迈入80岁-90岁的高龄，尤其是77岁心梗得救后，才算真正开始“居家养老”。行动迟缓、反应变慢、记忆力下降，这些老年症状渐渐明显，我便停了大部分社会活动。精神好时，依旧会写些有感而发的文字，练几幅书法；小区的玻璃棚是我的常去之地，和老伙计们拉拉呱、聊聊天，兴起时唱支歌，也别有一番趣味。过去随手能做的小事，如今都成了力不从心的难题，算半个“失能老人”。但我对生活的热爱没减，仍咬牙把自己写的三本《闲庭记事》整合修订，汇成30多万字的书稿——这是我想留给日子的“遗产”，也是我最后的心愿。

三十年居家养老，我也攒下几点实实在在的感情。用热爱填满时光，日子才不会空。唐肃八大家之一苏辙有诗“闲久生暗坐”，人一闲下来，反倒容易生出毛病。我深以为然，退休后有爱好，既能打发时间，又能从中汲取乐趣。爱唱歌、写毛笔字、给报社投稿，还成了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文章发表在《六安老年教育》《皖西日报》和全国性老年报刊上；是校艺术团歌咏队一员，成了露天舞场的常客。

用清淡饮食护身体，健康才有底。没抽烟、喝酒、打麻将的嗜好，唯独爱喝茶。一日三餐不讲究山珍海味，只求“吃得舒服”。“限盐限油”，饮食偏清淡：早餐必吃稀饭，要吃饱；午餐荤素搭配，要吃好；晚餐简单清淡，要吃少。定时定量，不暴饮暴食。

用规律作息稳生活，日子才安稳。我一直习惯早睡早起，固定早上八点起床，晚上九点半上床休息。一年四季寒暑交替，我会及时增减衣物被褥，尤其是有心血管毛病，保暖格外重要。高龄老人“养生经”：坐不能久坐，走不能久走，睡不能久睡，话不能多谈。核心秘诀是“掌握度”，让起居、活动都保持平衡。

用乐观心态过好每天，日子才舒心。长寿密码就两条：一是乐观的心态，二是规律的生活。最忌的就是生气。中医常说“喜伤心、怒伤肝、惊悸伤脾、忧思伤脾”，情绪全靠自我管理，遇事别钻牛角尖，生活里的磕磕碰碰，学着自己化解，“难得糊涂”有时候真是个好办法。

在慢慢变老的路上，多想想开心的事，让“开心”成为习惯，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痛痛快快地老下去——如此，也不算辜负这岁月。

## 父亲的鼾声

孙军

夜深了，老屋的堂屋门依旧虚掩着——这是母亲在世时留下的习惯。山风从门缝里轻轻溜进来，带着初夏草木的清香。我躺在儿时睡过的床铺上，听着隔壁房间里传来父亲熟悉的鼾声，忽然明白，这声音早已成为我生命中无法割舍的旋律。

记忆里，父亲的鼾声总是与深夜相伴。那时他还是大队书记，总在夜色中奔走于山间小路，为邻里乡亲传递消息、排忧解难。我们睡意朦胧时，才听见他轻手轻脚推开门的声音。待到那列“老火车”在隔壁房间鸣响，我们才知道，父亲终于回家了。

有个周日的清晨，阳光透过窗纸洒进房间。母亲和姐姐早已下地劳作，唯独父亲还在沉睡。他的鼾声时而如火车爬坡般沉重，时而如进站般悠长。我和弟弟顽皮地捏住他的鼻子，用鞋子堵他的嘴，鼾声戛然而止的瞬间，我们吓得躲到门后。可不过片刻，那熟悉的鼾声又响了起来，仿佛什么都不曾阻止过这列疲惫的火车继续前行。

多年后，在母亲的病床前，我才真正听懂了这鼾声里的辛酸。父亲斜靠在椅子上，肥胖的身躯裹着褪色的衬衫，鼾声时而急促如骤雨，时而舒缓如夜曲。望着病床上的母亲和舅舅如雷的父亲，我突然意识到，这鼾声里满载着一个男人对家庭的全部担当。

清明，我陪他回老屋上坟。细雨蒙蒙中，他领着我走遍山山岭岭，在每个坟头前都停留良久。他说：“趁我还能动，你要记住这些地方。以后每年都要来，告慰祖先。”

那晚我们睡在五年无人居住的老屋里。半夜醒来，我发现堂屋门虚掩着——那是父亲刚从外面回来。房间里传来的鼾声平和自然，像是在与故人娓娓交谈。这虚掩的门，这熟悉的鼾声，都是跨越时空的守候。

父亲的鼾声，是山间永不疲倦的老火车，载着岁月的重量，也载着一个家庭的全部记忆。如今我也到了懂得失眠的年纪，才愈发珍惜这鼾声里的安然。我多希望这列生命的火车能永远行驶下去，在每个夜色深沉时，用它独特的旋律告诉我：父爱从未远离，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守护着这个家。

这鼾声，在村口的老屋里，在岁月的长河中，演奏着一曲永不谢幕的父爱之歌。

好无损，感动得直说“没想到”。见他还没吃饭，塞给他几块月饼和糖果。可他舍不得吃，全都带了回来。

舅舅极疼孩子。五妹出生时家里穷，岳母没奶水，他就捧着饿得瘦小的五妹，挨家求奶水。四妹小时，迫于生计，父母想送人，领养人上门时他才知道，不仅骂了父母，还拿棍子追赶对方，说再穷也要骨肉相连。

屋后有一大片荒地，舅舅栽上了6棵石榴树。只要有空就去施肥、浇水。仲夏时节石榴花开得旺盛，那红艳艳的小喇叭，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焰，淡黄色的花朵在风中摇曳像仙女翩翩起舞。这些花朵勾引起过上学孩子们极大的采摘欲望，为防止他们摘花，舅舅不仅吩咐家人看护，自己一有空就跑回来守护。石榴越长越大，果香引来鸟儿啄食，他就拿着棍子驱赶。等石榴裂开了嘴，压弯了枝，他便喜滋滋地蹬着梯子扒上去，小心翼翼地把石榴摘在筛子里，然后捧着筛子从巷头跑到巷尾，把石榴分给每家每户的孩子们。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甜甜的石榴带给孩子们无尽的欢乐。

舅舅为人厚道，从不计较。他喜欢攒钱买漂亮碗碟，逢年过节时用。那些白瓷碗碟勺子，印有桃红的梅花图案，特别喜庆好看。邻居有事来借，舅舅总是倾其所有。碗碟还回时难免缺损，他从不计较，发现那个瓷碗少了，有空就去市场配，遇到一模一样的瓷碗，就买了彩一样高兴。下次有人来借，还是悉数拿出，毫不吝啬。

2010年2月6日，舅舅离开了我们，享年83岁。舅舅走了，他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爱与责任，他的故事，会在家族记忆里永远温暖长存。

## 父爱沉香

孙博文

大学毕业后，我揣着梦想远行，一次偶然的机会，来到了霍邱。这一待，便是十四个春秋。从初来乍到的陌生，到如今对这座小城的熟稔，霍邱早已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这些年，父亲每次都主动打电话，并在电话那头絮叨，平时少喝点酒，多注意身体，工作和家庭要平衡。我以为父爱会随着距离变淡，直到成家有了孩子，才懂得那份沉默背后的牵挂。

当我的孩子牙牙学语、蹒跚学步，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子，尽可能抽时间陪伴家人，买买

道，而且还便宜。”

挂了电话，脑海中浮现出父亲忙碌的身影，笨拙地杀鸡喂鸡，小心翼翼地东西打包好，都绑好放在便捷式小推车上。或许还要换乘几趟车，才能抵达这座并不熟悉的小城。他嘴上说着来看我，眼里心里却满是对孙子的惦念。这份隔代情，像春日暖阳，融化了岁月的沧桑，也让我读懂了父爱的本质：无私到不求回报，伟大到融入骨髓。

如今，我也成了父亲。看着孩子纯真的笑脸，我常常想起自己的父亲。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一生的勤劳、坚韧与担当，为我树立了最好的榜样。往后余生，我愿像父亲那样，做孩子的靠山，用沉默的守护、坚定的支持，传递这份深沉的父爱。岁月流转，父爱如山，从未改变，只是在代代相传中，愈发沉着。

## 居家养老三十年

周启仁

## 哑舅

严仍江

## 舅舅

我的舅舅是个聋哑人。他在兄弟中最小，所以他年轻的时候我们叫他“小舅”，他到四十岁左右时我们改叫“老舅”。

老舅一生未娶，年轻时，二舅家孩子多又小，二舅妈又不能出门干农活，家庭负担重，他就在二舅家生活和劳动。中年以后，开始一个人过，母亲心疼，就叫他在我家生活，还住二舅给他的那间屋子。

老舅很聪明，心灵手巧，模仿力极强。用各种草藤编小动物，编田鼠吓麻雀、吓小偷的稻草人这些都不在话下。蚂蚱、蝗虫、鸣蝉、水蛇、稻草人……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手一动或风一吹还能动弹呢！他还会上灶土、砌山墙、垒锅灶、盖猪圈、补车胎、修伞、泥墙，连他自己睡的床，我家的长条凳、小方凳、带纱巾的菜罩等等都是他的“杰作”。小时候看了电影《小兵张嘎》，特想一把玩具小手枪，就自己做，由于本事不够、又缺工具，做出来的很是笨拙、粗糙，极不趁手。老舅要过去，不一会儿就加工成了一把精致、顺手的“王八盒子”。他还“啊啊”“啾啾”地摆着我手握着“枪”，极认真地教我瞄准射击。他做的装上橡皮筋能打出硬纸片的铁丝枪，用自行车内胎皮和铁丝、树杈做的弹弓，有威力又漂亮，我拿在手里小伙伴们好生羡慕。

老舅个子中等，脸终不胖，但很结实，印象中永远有使不完的劲儿。据父亲和年长的邻居讲，那些年修史杭瓦西干渠，从河底往上挑土，他的柳条筐最大，每天挑的趟数也最多。他很要强，从不惜力，大生产队时，他每天总是随我队长长的父亲第一个出工，最后一个收工。他插的秧行如线弹的一样直，速度前打一样快；挑的稻把子，扎得总是比别人高，骄傲的步子迈得更快。到三四里外的化肥厂挑氨水，他一头挑两个桶，中途还不带换肩。包产到户以后，在完成了自家农活外，亲戚家的，本生产队邻居忙不及请他帮忙，无论是插秧、收割、砌墙什么重活累活，都是一句话，而且从不收钱，管个家常饭就行了。他认为这是别人信任，瞧得起，他高兴。

我很佩服老舅能吃苦，不吃闲饭。未吃上压井水、自来水之前，家里要到河边的水井去挑水吃。刷水缸、挑三担井水，每天一早老舅在我还未起床时就主动做好了。有那些些年喂猪用酒糟做辅料，猪爱吃还长得快。酒糟只有三里桥西南边的六安酒厂有，许多人家天不亮就抢占靠前的位置，否则买不到，每天都有许多人白跑路。老舅睡醒，睡得实，就起得早，及时赶到5里外的酒厂酒糟池边靠里站。他不怕热酒糟烫又能抢，总能够还未吃早饭时便他包担着热乎乎、香喷喷的酒糟凯旋了。

他包到户后，生产队几条牛，分到小组侍弄。有的人家或缺人手，或嫌脏累，情愿象征性地每天出点钱让人家代办。老舅不叫苦，常当代理。夏天，每天天不亮就将牛牵出去吃露水草，常带蚂蚁咬和牛黄熏人；冬天，冒着严寒将牛牵出撒尿，赶走几里路，以防牛舍不洁和牛久卧起不来，他从不打折扣和偷懒。

一年四季，他到电机厂公厕去挑粪尿，从不嫌脏和臭。冬天农闲，他会跟着别人光着膀子趴在木腰桶上浮在结冰的河塘上摸鱼，脱了长裤到河滩冰冷的水里采野藕。夏天跟着别人用板车去跑运输吃苦力，情愿每天手摸得低低的，肩被背跑跑深深的，握车把的右手肩膀暴起，全身大汗淋漓，衣衫滴水，真真的老黄牛一样！

老舅有自己的孩子，他把侄甥侄女甚至我们的孩子当自己的后代看待。生活困难时期，他利用自己的巧手和智慧制作各种捕鱼网、罩、叉、钓钩、逮鱼摸虾，使家里一年到头鱼虾不断，吃了不就烟熏，日晒成为干货备用。他经常到树林荷塘里，采田草丛中捡拾鸟蛋、蘑菇、野果回来，给我们带来意外惊喜。

在生产队，甚至周围几个生产队，老老少少都知道老舅，都佩服他，都尊敬他。然而，老舅六十岁时得了糖尿病，未控制住，有了并发症，七十岁就去世了。我们兄弟姊妹如子女一般为老舅置了一个好得灰盒，将他葬到他曾经从河里挑土上来的河堤之上。十几年来，每年清明和过年，我们像对待父母一样去给他上坟问安，祈求护佑。

老舅的名字叫张永如，尽管这个名字他自己极少用到，尽管很少有人知道或忘记，但我可记得很清楚。老舅很特别，但他很正常；老舅很普通，但又很一般。在老舅去世时节，作此篇以示敬爱和怀念。



本版责任编辑：徐媛